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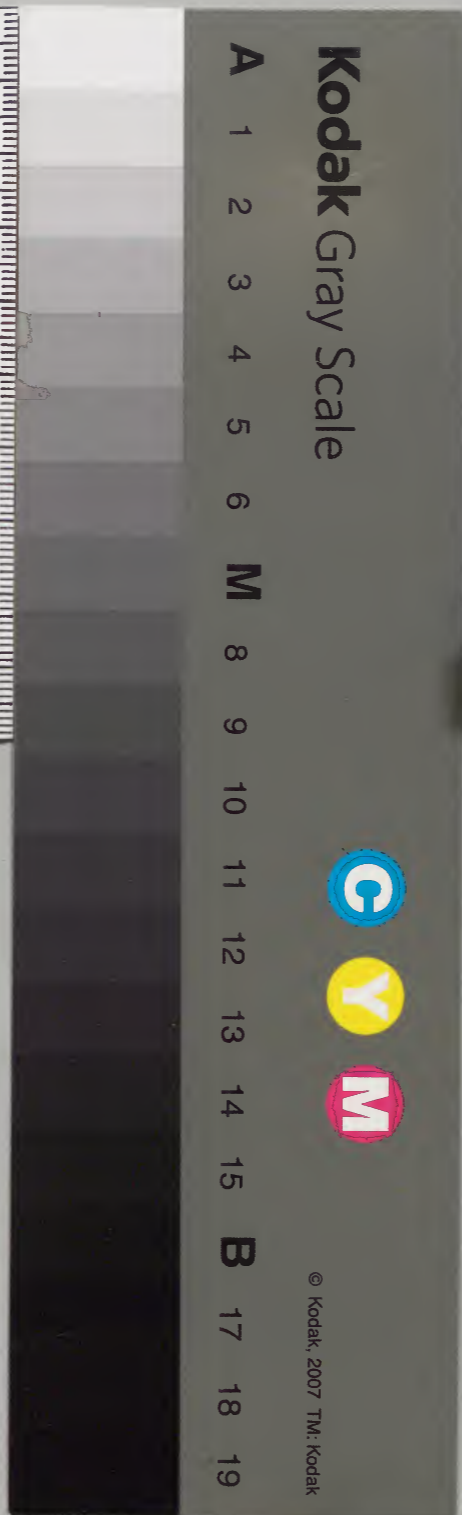
困學總聞

九寸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七	九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	二	二	漢
七	七	七	書
函	冊	號	類
一〇	七	四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4	
冊數	7 (4)		
函號	307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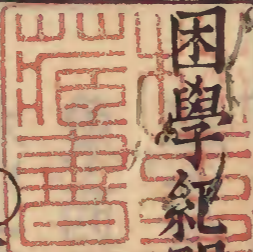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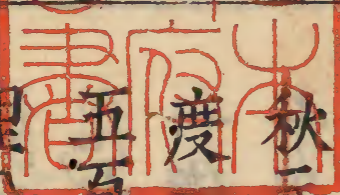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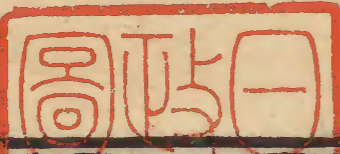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九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天道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爲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



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
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
如之各以四海為脉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
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
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畧薄地之儀皆
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
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按考靈耀
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
象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
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

萬三千里廣雅天園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
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
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
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一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
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
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
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

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圜三徑
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
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
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
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
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
之數也安定胡先生曰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
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
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
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

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
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
地為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戶
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爾雅註
牽牛斗
者日月五星之所
終始故謂之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
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

地在太虛之中六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
 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
 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為風輪所謂大氣
 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
 道家謂之剛風歧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
 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
 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
 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
 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

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
 轉一日一夜而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
 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
 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
 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
 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
 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
 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

漢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晉志斗二十六五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曆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筭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天文訓筭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胃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度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一分半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大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

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二祖
 冲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
 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
 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
 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
 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
 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
 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
 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前朝韓顯符渾儀法

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

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關苞似是人名氏當致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

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云在太戊巫咸又

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

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

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

以書為正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蕪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傳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堅其政下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疆以疆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陰慝見于稷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後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後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况日食乎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所謂九星者

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折與六神注九
 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
 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
 正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
 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
 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天
 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
 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
 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曆曰北斗七星
 月下其二陰星不
 見者相去八千里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
 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
 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
 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平咸祐之言不對之
 對過柳子天對矣傳女擬天問
 見太平御覽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
 吳音訛而然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
 怒風也見御覽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

輿早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

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

食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王介甫上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

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

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中以未為中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

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

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

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

曰堯時昏日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

差今比堯時似

差及四分之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暉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

蝕慧孛之北入五行說七曜一也分為二志故陸

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孤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孤星近井

建星近斗正月令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

井壁四星詩正義

月令凡二儻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

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
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
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
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陳陳以發陳氣禦正疾
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
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
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儼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律歷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
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
臺圖經云昔魏王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

因以為名

○曆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
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
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
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曆議云洪範傳曰
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
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
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
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

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可以補
 太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
 四分曆康申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
 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且冬至
 殷曆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
 正月壬子朔且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
 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即命曆序所謂孔子修春秋
 用殷曆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
 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
 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

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
 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
 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為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
 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曆元兩
 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
 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為欽天曆
 劉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
 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

以為至論

莫莢謂之曆草田依子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

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

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唐律賦有朱草含朔

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

閏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

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

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

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且巽

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

滅乙晦夕朔且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虞

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

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

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辛巳丁三

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

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

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

九地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

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基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揚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冰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堂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

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牛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鷄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
 即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二千六百三十二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

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
 十六萬歲分爲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
 謂木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
 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及家紀年及商歷差
 異况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
 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
 經世十一星行曆推入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
 士李彌乾本楚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晁
 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

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五星之術其來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在論命之說
 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
 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
 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
 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
 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

四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
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
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
甄鸞注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
時相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
捐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
巳在西南四維東菜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揚子謂之太玄石林謂太
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

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為三
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金樓子云揚雄
有太元經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予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
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
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
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
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
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

因學系附
卷九
一五

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行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太寒之陰。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名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曆為筭本。治曆之善積筭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筭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函詩於十月曰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何以卒歲及夏正。
 困學紀聞卷之九 終

嘉平念日

勉亨丁

困學紀聞卷之十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大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各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

兵胡粵流毒天下鄙行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貧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寂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其民貧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諛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戾而好身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

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釃二渠以引其河一具丘一渠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為潞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具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潞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最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

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興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

之廢丘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晞余身於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潯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紫桑縣屬豫章郡而秦以豫章郡為九江紫桑縣為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曾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浹口蓋傳寫之誤

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縣南率

山東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

魚陂

大事記解題沉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沉黎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沉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郡置兩都

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丹驪夷

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

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

汶山郡宣帝紀地節三年十月有汶山郡并蜀

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

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

蘭陵也古靈字亦誤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隆為銅川令阮氏注上黨有銅鞮

縣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令忻州秀容是愚考隋

地理志定襄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

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
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
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陵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
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

郡本淮陵縣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與地廣記泗

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

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

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

陵也廣記漢睢陵故城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

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

也

志記齊俗稱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

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

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

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

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音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為聖令為鹵為斤鹵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為洵洵水上有關在金

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用不知封建

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鄆氏注引枝

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

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未安則堯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

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與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畧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

拾遺記謫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
乏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
名非南陽郡也

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
而左溫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
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
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
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
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
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分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
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
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
宣城郡南陵縣宣城縣屬南陽屬京兆文帝七年
置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

烏頁與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
與州之吳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朱文公曰
不甚明白

賈誼書曰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
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
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
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
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
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

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
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積
為池謂之雷池東方入于江
為大雷口和元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
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
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
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
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
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
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

后時元和郡縣志死在長洲縣西南

殺胡林在灤城縣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

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

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

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

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木史公序曆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間不容翮忽出曾子天圓章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母乃過於壽考

乎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

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

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
帝有中機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
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揚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
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
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
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
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

之狗歟既歛而棹布器而祭顧望無入意欲施之
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
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細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
者也丘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
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

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也陳仲子
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鮒
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入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譙譙受人之械械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藉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傅士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嘗

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孟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皋牢猶牢籠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倮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

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脩焉作備焉
 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如嚮矣
 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
 非餘不勝紀今藍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刻熙寧舊
 本亦未為善當據詳攷五泰注云五
 泰五帝也監本改
 為五帝而刪注文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
 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
 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
 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

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
 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
 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然若
 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
 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
 光獨思則若火之明也可以見乎未可用夫知惟
 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
 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
 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

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公為獻王
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
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實之篇首詩書之
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
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

法言瑠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

曲為之辨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今按仲長統昌言

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秋畜
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明牖太玄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太興殿
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等論也房魏學子河汾而

議封禪之禮不以爲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魯謂房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護終不過失分王逸注閉心攝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高之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評阮逸謂若

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張玄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玄素蒲州人唐書有傳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合諸此叔恬之言也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

注以爲未見非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摩悔藏

從龔本

從龔本

從龔本

用以容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
 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牧自牛溪賦韻趣
 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直不可言壯哉邈乎揚
 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可附中說注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
 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

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述
 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
 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夫
 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
 文藝傳者劬勩勃取劬勩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獎疑節福祚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
 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
 耻歸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

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由其賦云白牛溪裏岡
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
張超成市察俗刑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
儼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以尼丘泉疑泗水又注
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
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温彦博京兆
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
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
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
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

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
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
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
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
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抑
又可知也

世說其言清以淨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臣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百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

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
 如况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
 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
 謂管仲為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息之命甚
 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
 齡非也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瀆由
 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
 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

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
 云

傳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
 鄙俗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隣
 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
 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臣氏
 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嘗以
 管子為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
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
無有也傳棄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脩
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
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

亦當為復

方伯其言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也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
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
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今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

一義常無欲是說無欲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

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
 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
 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
 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曰亦曰計然姓其書稱平王

問道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其言

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子

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
 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綱董仲
 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
 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
 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
 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
 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
 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

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彦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政。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靡。吾桑扈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當從國策。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二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狄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

一生不曾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漢古

表作

太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今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啣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

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噙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初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眾竅掩卷而坐猶覺冥冥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矣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

飾小說以于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有進士程

文用此犯聖祖名

謂惠子曰儒墨揚乘四與夫子為五列子文公孫龍

字子乘乘謂公孫龍

魯鷄固能矣注云大鷄也今蜀鷄爾雅鷄大者蜀鷄丈公守戒曰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是以蜀鷄為小也未詳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

支離疏鼓篋播精文選注作播精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乎

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

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

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郭暉枕南柯守之說

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水或志在

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

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

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說苑載禽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

而刀可以其鐵則刃游閒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

胡子知言云一日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

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

豫且事有二說死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

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自白龍不化豫且
 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
 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
 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
 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韓
 丈公聽頽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
 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

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
 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
 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
 者亦畧殺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
 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
 玄云一曲之才妄竄竒說若闕奕意脩之旨危言
 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持會莊生之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關來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夜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

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夜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闕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

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紼謳所生必於斥若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若用カ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上之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

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

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

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

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

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在右
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辨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

羊溝之鷄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數以

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圍鷄處株魁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國學紀聞 卷十 三十七

豫樟初生可拔而絕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究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

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斗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羗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王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書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國學紀聞 卷十 三十八

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沅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

見鷦以五鈞射者見鷦而不見省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喻聖主之法明遂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

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

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

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

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轂怒一作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

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

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

公之時齊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入祠乃雨景

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

以入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

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

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

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

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命之曰規皮作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輒擊者也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

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也

塊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旬而葉成鷓為鷓鷃為布穀布穀為鷓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昔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昔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丈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

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

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主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

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
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
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為篋櫝之珍
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燒翠以
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
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以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明

煎自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

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

見此見太子晉事

鄒陽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毋
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
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
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
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
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它有所據乎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

本字子華即孔子頌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輩仲至所謂程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弘按左傳哀公三年周人殺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為從萇年而舉衛離魏為衛半歲而

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衛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衛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于辛榮夷終即榮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墨子云夏桀染於于辛推哆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
 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
 之無異也公若祭公與此四王皆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注謂非要急若
 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
 冗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
前未有用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
 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
 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責諸呂太史西
 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
此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
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
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
畦逕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世無輪劉
 夢得用此語恃字
作
 鉅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爾戰國之時官邪賂章

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
幾何人哉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
矣陵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爲間三國遂墟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入主此名言也

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

非廢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赤爲賞首仲尼聞
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
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

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

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

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謬

矣甯越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歛治城郭有咎犯

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爲樂

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

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

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

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按犯建子

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

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欒王，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攻。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乘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

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

試往償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償表來，謂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者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也。

鴻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鐵篇用齊語。

也。

也。

也。

也。

管子之言不祖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辨其知
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聾不能為公見慎
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章

賦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

也本改桑
字為乘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辨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

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辨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見說苑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

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

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孫子用間

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辨士之誣
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押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蘇儀用之裁得
 温言酒食貨賤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
 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
 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
 闢與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
 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
 儀與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押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則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
 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
 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
 書引文王武王問皆今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
 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色孫臏貴勢王
 康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
 先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
愛也陽朱貴已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
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
篇云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生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
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
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
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

此其君其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

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
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
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
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桑見
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
在大夫矣非以驕亡也屠桑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臧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見五美篇業字當

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

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

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

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

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符堅之言本

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燭物

時熟果阜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燭

當作燭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

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

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

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飢飽之為脩短驗於

物者也論養生者蓋於此觀之韓子蒼醫說用此

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

家則尚温以血脉以煩通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
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
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
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聾聾無耳淮南子
曰任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
陷又况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
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
以角不以耳此語未見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

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西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
者豈肯為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
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
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
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
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
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槌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

家韋編三絕鐵槌見於此一方士寓言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

三畧者始見於此漢光武詔引黃石公含神霧云

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今

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

畧為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大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脩學不知雨之流

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貧

不肖之禮見初學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

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義朝廷之不洽與諸侯交

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

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

道無饑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

可也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

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

於鄭簡公亦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

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警頑舜神錄
 惡禹聖盛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
 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克刺孟子
 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
 從佛於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脫驂舊館而惜車
 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克者
 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
 也呂南公謂克飾小辨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
 其謬哉

家語問辨冠謂魯哀公問於孔子尚書太傳以為成

主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畝首餘糧棲畝本於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
 德以虛為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
 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顏
 淵則聖人矣出乎韋玄成則眾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

襄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

剝筆其精功九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非筆削為十三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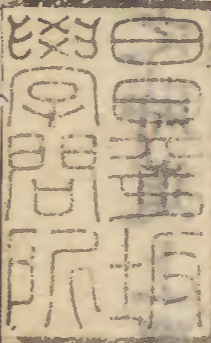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

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

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

迷陽其膚多剝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困學紀聞卷之十終



臘二十一日

勉亭



